

## 国防纪事

初识高原，是在飞机上俯瞰那片深厚的土地。云端之下，雪峰林立。机舱舷窗外，白云在蓝天的幕布上飘浮，阳光铺洒在大地上，留下黑白的光影。冰封的湖面上旋放着一束束美丽的花纹，蜿蜒的河流犹如从雪山伸出一条碧绿的带子。远处高峻巍峨的雪山，好像一座座闪闪发亮的银塔，乳白色的云带像一条洁白的哈达，环绕在山腰。我仿佛能看清楚群峰上每一道褶皱。一座小城，孤独地屹立在高山环抱之中。

到了阿里，每个人难免有些高原反应。身体和心绪渐好时，我在营区沿着狮泉河信步游览。虽是冬季，在旋流湍急的地方河水没有冻住，只是在静水处才结着薄冰。白炽的阳光打在清澈的河水里，粼粼波光在上面浮动。河中央几只野鸭在水中凫游，三五成群。道路两旁是一片片白柳，柳叶早已凋落，裸露着灰白的皮色和光滑的枝干，七八根树干合抱在一起，硕大的树冠在风中摇曳。

道路尽头是荣誉室，我径直走进去，迈进了进藏先遣连那段艰苦岁月。接下来的几天，我不断被他们的故事感动着。

## 一瓣心香

作为一个从贫困农村走出去的军人，故乡的每一点变化，都在我心上泛起朵朵浪花。而妹妹家的生活蒸蒸日上，正是这些浪花中最亮眼的一朵。

妹妹家住石家庄市栾城区寺北柴村，距我的老家张村只有4公里。在我的印象中，寺北柴村和张村都是穷村子。妹妹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与其相依为命。妹妹上扶持公婆，下拉扯3个子女，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一晃多年过去，我和妹妹都已年过半百。2019年国庆节前夕，妹妹来电话说，她的孙女10月1日举行婚礼，看看我这个“北京人”能不能回去为婚庆捧捧场。自从栾城县划归为石家庄市栾城区后，一直听妹妹说她家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我正想借此机会感受一下，于是毫不犹豫买了高铁票。

列车很快到了石家庄市的车站。前来接站的，是我的外甥刘俊刚。他热情地把我搀进他驾驶的轿车，看着我一脸疑惑，解释说：“这车买了有一年多。原来开的是一辆二手车，车况不好，就换了辆新的。”行驶20分钟后，轿车停下。我下车一瞅，这分明是一家豪华饭店。尖尖的屋顶、敦实的廊柱、明晃晃的玻璃，别说在农村，就是在县城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欧式建筑。外甥说，这个饭店是他们村开的，在栾城区颇有知名度，离他家不到20米，吃饭很方便。妹妹告诉我，全家人都在饭店的包间等着，为我接风哩。

在服务员的引领下，我们来到预先订好的包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四面



锦绣河山美如画(中国画)

杨文军作

# 高原白柳

■郑茂琦

新疆解放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原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团以一团一连为主，组建进藏先遣连，由7个民族、130多人组成。先遣连在一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的率领下，于1950年8月1日从新疆于田县出发，跨越昆仑山脉，历尽千辛万苦，于同年10月到达藏北。全连在高寒缺氧、疾病蔓延、给养断绝、先后牺牲数十人的情况下，在“雪域孤岛”坚守至次年与后续部队会师后，继续向阿里腹地进军。他们途中翻越海拔7000多米的冈底斯山主峰，于1951年8月3日胜利抵达阿里首府噶大克。

追思历史，先遣连进藏路何其艰险。彭德怀同志说：“新藏间，横隔昆仑高原，均高6400米有余，进军阿里，想其艰难恐不亚于长征。”

在荣誉室，我读到了李狄三的遗嘱。1951年春节过后，先遣连牺牲的人数一天增多，李狄三也病倒了。战士们想把最后一剂盘尼西林注射给李狄三，但他说什么也不肯用：“留给其他同志吧。”

在李狄三的遗嘱中，他希望同志们把两本日记交给党组织，那是先遣连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他把自己仅有的几本书、皮大衣和茶缸分给战友，随后委托战友把一支钢笔留给儿子……

一个牦牛骨头的展柜令我震惊：牛

骨左边是半袋食盐，右边是7个馕饼。先遣连在扎麻芒堡驻防下来的时候，正值大雪封山，运送给养成了最大的问题。1950年底，新疆筹集的1700多头毛驴和牦牛载着物资3次试图进藏。前两次都失败后，王震下达指令：“不惜一切代价，接通先遣连的补给线。”最后一批共700多头毛驴和牦牛，载着数千斤给养、食盐和年货从新疆出发，25天才到达界山。此时，只剩下30多头牦牛。最终，只有一人成功赶着两头牦牛到达，给先遣连送到的物资除了半麻袋信之外，是1.5公斤食盐和7个馕饼。

王震在为先遣连提交的请功报告中写道：“独立骑兵团进藏先遣连，自进藏北地区之后，经历了长征以来最大之不幸，最重之苦难。”

走出荣誉室时已是傍晚，夕阳映照着山峦，群山一直延伸到蔚蓝色的天边。我静静地立在门口，有一股大潮在胸中激荡。有作家说，高原的形成过程充满了悲苦与磨难，所以它才有一副世界上最伟岸的骨骼。有谁知道，高原上无尽的苍峦、深谷和沟壑中，融进了多少殷红的鲜血，埋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参观完荣誉室的第二天，我乘车去了狮泉河烈士陵园。群山环抱的陵园，安葬着63名先遣连官兵。我在碑林中穿行，微风掠过，仿佛在轻轻擦拭碑上每

一个文字。阳光照在温润如玉的石碑上，石碑仿佛跃动活泼起来。

我想，先遣连牺牲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山峰。那时候，他们来不及准备防雪、防风寒的装备，仅靠一腔热血、几件普通的棉军衣，在这号称“世界屋脊”的昆仑山上踏出了一条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

离开陵园时，车上播放着歌曲《当兵走阿里》：“好男儿当兵就要走阿里……刺刀磨得亮，青春写边关……钢枪挑日月，军旗护河山。”在悠长深沉的歌声中，我仿佛看到在那个经幡翻飞的地方，有一座营盘。年轻的先遣连战士燃起青春的热血，拥抱高原辽阔的长空。

沿途，我注意到街道上种种满白柳。听当地人说，白柳是白杨和红柳的杂交树种，一般生长在海拔3400米以上的地方。我想，白柳若长在平原，是再平常不过的，而它长在高原上，照样生机勃勃，则是一道风景、一种精神，甚至它和先遣连进藏一样，是一个战胜苦难的奇迹。我对高原的白柳留下了深深的敬意。

夜里突然高原反应加重，我斜靠在床头，一夜无眠，终于盼到了早晨。当金色的阳光铺满山峦，在群山间肆意流淌时，我的心底仿佛有一股勇气与这太阳一同升起。

# 最亮眼的浪花

■杨玉辰

墙和天花板、地面都是木柱和木板做的，墙上点缀有欧式风情的油画。整个房间，颜色朴素却不失典雅，风格粗犷却不失匠心。诸色美食按照八凉八热的顺序依次上桌。在家乡亲人带着菜味的寒暄、问候中，在一阵阵的兴奋中，我听妹妹讲了村里的变迁。

妹妹说：“想想这几年的变化，就像做梦似的。”听着她的介绍，我心头顿生疑惑：“你说的‘变化’该不会是空有其名吧？”妹妹没有回答，只是让外甥带我到他家住下，好让我一探虚实。

住进外甥家，我感觉与从前的四合院格局完全不同了。这是一幢3层小楼（顶层是阁楼，放杂物用），一楼的客厅约三、四十平方米，有空调和暖气。餐厅和厨房挨着客厅，不仅有自来水通到灶台旁，还接通了天然气管道，安装了过去只有城里人才用的抽油烟机、排风扇。顺着楼梯上到二楼，布局与一楼相似。不同的是，这里利用院落上方的空间，背靠第3层的阁楼搭起一座100多平方米的凉亭式平台。平台备有桌椅和硬床，四周装有不锈纲栏杆，上方有石棉瓦顶棚。妹妹说，这里是夏天乘凉的地方，平时可以约街坊四邻聊聊天，还可以打乒乓球或羽毛球。

乘着余兴，我和妹妹到门口大街上逛了一会儿。站在街头顾盼左右，只见万家灯火如星光点点，两排华灯绽放光芒，各色霓虹灯不断变换着图案。街对面是一所大学，透过校门口的聚光射灯，高大的教学楼和宽敞的操场映入眼帘。马路左侧是一家超市，电梯正紧张地运送上下的顾客，服装部里的情侣正在幸福地试穿新婚礼服，玩具厅的小朋友正在家长的陪伴下挑选心爱的玩具；马路右侧有饭馆、地摊、宾馆、药店、菜

市场……要不是妹妹在身边，我还以为徜徉在北京的街头。

大街的尽头，是通向石家庄市的国道。紧靠着国道，是外甥办的水泥制品厂。妹妹拽我到厂里转一转。一进厂门，就看见两只家犬机警地向我竖起耳朵，两只猫咪、几只母鸡正在啄食嬉戏。这里虽没有高大的厂房，却有厂办公室、库房、工人宿舍等简易建筑，院内摆有制砖机、推土机、运输车等，一垛垛铺马路或院落的工艺水泥砖、屋顶瓦等正待出售。边边角角的闲散地上，还种有一畦畦青菜、辣椒、西红柿。外甥说，厂里生产的水泥花砖、路牙条砖等销售到好几个县市。我插嘴问：“是不是这两年也发了？”外甥腼腆一笑：“发倒是谈不上，不过经过几年的打拼，总算闯出了一条办厂经商的路。我和妻子平时就在厂里吃住，虽说辛苦点，却基本维持了全家的开销。我家能有今天，在早些年想也不敢想——知足了！”

第二天，是妹妹的孙女新婚大庆之日。妹妹告诉我：“不准备大操大办，不到饭店了，不讲那个排场，还是节俭些好。准备只在家里摆十来桌，请一请走得近的亲戚朋友。”我顿时为他们担忧起来：这百十号人同时吃饭，再说桌子摆不开，就是请厨师、搭灶台、借桌椅、备碗碟也是个“大工程”啊！妹妹看出我的疑虑，平静地笑笑说：“这些，他们自有安排，到时你就知道了。”

那天我从大街遛弯儿回来，已是上午9点，怎么尚无动静？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静观其变。等到10点多钟，一辆带顶棚的大卡车停在了家门口。10个折叠圆桌、百十个折叠凳，从车上依次卸下。等这些桌凳分别在屋

里、院子和胡同里摆满的时候，亲朋好友陆续陆续赶到了。只见他们办完送贺礼的手续，各自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兴高采烈地喝茶、嗑瓜子、吃喜糖。虽没有饭店办婚礼那么热闹，却增加了许多喜庆气氛和悠悠乡情。

11点，正式开宴。只见大卡车像变魔术似的，献出了“藏品”。相关人员先将事先准备好的每桌10个凉菜端上桌，依次摆上盘子上密封的薄膜，后将一瓶瓶饮品摆上桌。这时，大卡车的锅灶作业也开始了。一盘盘红烧肉、焖肘子、清蒸鱼等经大电锅加热后，陆续端上桌。三四个厨师经过一阵紧张的煎炒烹炸，木须肉、虾仁木耳、炒三鲜以及青菜、豆腐、粉条之类纷纷呈现在宾客眼前。此时，宴会进入高潮。身着盛装的新郎新娘依次向来宾们致谢，来宾们说着祝福的吉利话。

宴会持续到下午3点才告结束。我悄悄向主持人询问得知，此次婚庆宴会，仅花费6000余元。妹妹拉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跟我说了一段最掏心窝子的话：“哥哥，你知道，咱们兄妹5个中，我的命最苦，不过是一个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农民。我常想，我和我的子孙们什么时候也能过上像你们城里人那样的好日子？这一天果然来到了，我们全家老小都过上了小康生活。你说，我们家这些变化靠什么？还不是靠共产党的领导！”

这番话从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妹妹嘴里说出来，使我这个在军队工作几十年的干部自愧不如。她不仅说出了所有村民的心里话，也为我这篇短文点了题、结了尾。

“愿祖国千千万万的农民步步走上富裕路！”我默默地祝愿着。

## 读有所得

聂济峰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政治委员，是上甘岭战役前线指挥员之一。由他口授而成的《上甘岭：攻不破的东方壁垒》(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从宏观解读到微观刻画，还原了上甘岭战役的全过程，不仅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亦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红色传统教育教材。

始于1952年10月14日的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是志愿军将士用满腔热血铸就的丰碑。此役后，美军再也没有向志愿军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上甘岭为什么能成为攻不破的东方壁垒？毛泽东同志曾总结道：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炮火猛烈。所以，该书在按战役进程的3个阶段进行延展综述的基础上，又按这5条进行了分述，整体结构并无割裂感，开合有度。同时，贯穿全书的纪实性还原和理性思辨，是该书呈现出的两个向度，赋予了那些丝丝缕缕的记忆以深刻的意义。

上甘岭战役，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官兵勇敢”，无疑是制胜的首要因素。但这样的勇敢无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正如聂济峰所说：“在激烈的战斗中，每个人都面临进退、荣辱、生死的选择，生与死、血与火、伟大与渺小，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个指战员，要教育大家无论如何不能当怕死鬼。”官兵们理解了为什么抗美援朝，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武装了头脑，也就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但对“官兵勇敢”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精神层面，聂济峰理性地反复强调，这“既有思想基础，还有打仗的本领”。志愿军将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战法，将其运用在“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炮火猛烈”之中。

“工事坚固”，是指我方阵地形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的防御体系。源于1951年战士们在阵地上挖的“猫耳洞”，坑道逐渐形成了能防、能攻、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地下空间。所以，敌人占领了上甘岭的表面阵地，仍无法攻占坑道。坑道内则时常派出小分队，袭击敌人，破坏其修筑工事，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指挥得当”，则是指贯彻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零敲牛皮糖”战术。从最初与敌人反复争夺地表阵地，希望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到坚持坑道作战，将敌人吸附在我们的阵地上，逐步零敲敌人；以及坑道作战中，坚守分队摸索出的“小兵群”和“添油”战法，无一不是这一战术思想的运用。

“供应不缺”，是指立足前线的需要保供应。战前，我军已根据防御作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储备了大量作战物资。最初，前方战士喜欢使用加重手榴弹和小手榴弹，但敌人的炮火掀翻了阵地，到处都是厚厚的尘土，这两种手榴弹的威力减弱不少，手雷和爆破筒成为战士们最爱。后勤部门迅速捕捉到这一变化，予以重点保障。坑道内缺水，饼干无法下咽，送上去的馒头容易发霉，怎么解决？群策群力后，既能解渴又能充饥的萝卜成为首选。

“炮火猛烈”，是志愿军炮兵巧打

# 热血智慧铸丰碑

——读《上甘岭：攻不破的东方壁垒》

■李仲董伟

会打的结果。像我们的37毫米高炮，射程和射界有限，经常拿敌机没办法。一番集思广益后，高炮被抬上了山，让猖狂的敌机饱尝苦头。为了步炮协同快速，避免定位有误，炮兵将前沿阵地细化成多个网格，前沿呼叫哪个网格有敌人集结，炮弹马上就会准确地飞向那里，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从叙事风格看，该书体现了聂济峰作为高级指挥员的严谨和作为讲述者的生动。他善于透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再用典型人物、事例引领读者进入沉浸式体验，产生同频共振的效果。战役后期，志愿军第12军副军长李德生带领部队赶来参战。15军和12军，一个积极传授经验，一个虚心学习，团结协作到什么程度？聂济峰讲了一个生活上的故事——

有一次(11月3日晚)，前线指挥所领导李德生、崔建功、聂济峰、张显扬、王新等席地共餐。刚开始，大家围着一盘难得的青菜互相谦让，吃着吃着，都露出了“真面目”：每一双筷子都往绿油油的青菜上夹。李德生一看不好，端起青菜盘子说：“这一盘我来消灭吧，不用麻烦你们了！”见李德生钻进另一间房子“独吞”青菜，张显扬、崔建功连忙跟着去抢菜吃。张显扬说：“打上甘岭，我们要合着打，这青菜也要合着吃。”

可歌可泣的上甘岭战役，蕴含了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绘就了我们党绚烂夺目的精神图谱。70多年过去，今天应该如何理解上甘岭精神、弘扬上甘岭精神、践行上甘岭精神？聂济峰的这部回忆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作答：铭记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

## 短笛新韵

### 老营房

■刘亦鸣

老营房里  
曾经活跃着我们的身影  
那红砖青瓦整齐的排房  
印在我们青春的背景上  
军歌嘹亮  
番号铿锵  
老营房  
留给我们的回忆绵延悠长  
它曾抵挡过岁月的风霜  
见证过战士的意志和品格  
凝聚着战友的团结和情谊  
磨砺着只属于军人的阳刚

部队移防  
人去楼空  
昔日火热的军营从此陷入沉寂  
营房前的操场空空荡荡  
营房边的菜地逐渐荒凉  
曾经的失落和往日的怀乡  
庆功的喜悦和离别的感伤  
都遗留在宿舍的窗台上  
那时的故事  
随风飘逝  
只能在记忆最深处  
一次次怀念  
一遍遍回望

面对已经残破的老营房  
总会油然而生无限敬意

总会牵引着无尽的深情  
就像面对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  
脸上写满沧桑  
内心却情怀激荡  
英雄会老去  
却永远不会倒下  
老兵的精神仍在默默地生长  
老营房就像一束永恒的灯光  
照亮老兵心中的远方

### 星辰巡礼

■蔡星祁

在寂寥沉默的角落  
步履不惊  
我们是巡逻的守护者  
在星辰低语的前路  
满怀热烈  
我们是守夜的诗人

跨越冰河，攀登雪巅  
钢枪闪烁  
剖开荆棘的屏障  
足踏崎岖无垠的荒野  
为了国旗的飘扬  
为了践行无悔的使命

在山水交融的边关  
执着如石  
在岁月的长河中  
沉静前行  
问我们为何投身于夜色  
问我何故奋而追逐——  
寻觅的是远山的葱郁  
和心中那黎明前的光辉